





五十五

南史七十五

李

延壽

履

孔淳之

之

戴顓

法勛

雷次宗

林

劉凝之

新

朱百年

明

之字普明

樓東

漁父

南史列傳六十五



植

顧歡 廬度

杜

孔道徽 京產 栖 剡縣小兒

四焉

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人廟堂而不出狗

名

隱避紛紛情迹萬品若道義為足希微兩亡

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

以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

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

十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

亦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

不在山阿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

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

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

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

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

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

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

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南史列傳卷之五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  
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  
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  
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  
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  
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  
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  
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  
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

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  
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  
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  
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之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  
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  
樽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勅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  
遺復駕言兮馬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  
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  
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為遑遑欲何之官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  
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

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  
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  
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  
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  
不得延之臨去留一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  
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  
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甚具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自



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來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誦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

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生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若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



同郡師氏聰辯有學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為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劭命荆州問教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覺信其惠澤貫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將軍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

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恊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為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即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  
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  
感地金宜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  
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疑微為參軍不起測荅  
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宋母喪身負土植松柏疑復  
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  
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  
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

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  
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遂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

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

日隨子孫拜辭悲江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

昆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

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

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

晉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



一省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  
同志更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  
子隆至道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咲曰貴  
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  
三阮籍遇蘇門於行部上坐卧對之又畫水  
器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  
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  
以壽終

一少文從父弟也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  
一而真澹適之微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

真觀操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  
少長壘畝何宜紅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

少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  
公廣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

遠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金庾之資  
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

六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  
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

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



常以摺拾自資同摺者或爭穢道屐  
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  
戴顓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  
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  
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  
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  
子家遠徵負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  
待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  
子老米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致  
隨時資給亦子慧鋒脩父業不就

### 川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  
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  
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  
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  
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  
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  
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十尚遂以烏羊繫所  
乘車轅從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南史列傳卷之五十五  
九  
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廬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晉書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

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在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以城劉遺人遺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於郭外



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且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載顯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顯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顯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顯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顯制十五部顯又制長弄二部四傳於世中書之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

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

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

顯謂勃曰閑顯隨兄得

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顯當十祿以自濟耳

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

出居吳下吳下土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

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

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

眾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

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顯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

精舍林澗甚美顯態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顯服其野服



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  
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  
吾東廵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  
部顯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  
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顯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  
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顯看之顯曰  
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  
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顯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顯觀  
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  
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  
不食五穀以獸皮及茹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  
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  
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  
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  
之穎川庾蔚之並以儒學摠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  
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  
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



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鄉以下竝設相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其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

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筍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咲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先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



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  
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逖見之歎曰此荆楚  
之僂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  
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  
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  
採若為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  
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

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為妻買繒采五三  
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之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  
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輩顛亦嗜酒相得輒酣  
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  
絲帛嘗寒時就顛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  
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顛曰縣定奇温因流涕  
悲慟顛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顛後為京陽州發  
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  
趣為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



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閔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屨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率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

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為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女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並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寺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



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疑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祆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敕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輕舟味以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甚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泱泱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傲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逵征



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  
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  
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  
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  
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  
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  
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馬却粒之士資霞之人乃  
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  
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

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  
忘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蕉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知吾欲見之輒當申臂來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  
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  
詔失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  
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十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  
樓上仍葺樓所孔珪從其所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真嶽景治一字玄平吳興人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  
無官人譽獨好學年六七歲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  
牛爲黃雀賦而歸雀食之連牛少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字之數貧無以受  
合壁後倚聽無遺志者夕  
以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  
書師從之受業向郡貢顯之

以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  
遭喪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  
日乃食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

數千  
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  
陰陽書為數術

云三十年二月  
功

有頃見狐狸  
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  
數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

經而一取仲尼居  
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  
病者合家人問故答曰吾懷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

差也齊書守  
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

顧歎表進政綱  
卷時令外郎劉思効表陳謹言優詔

並稱夫之歡東歸  
賜塵尾素琴永元年詔徵為大學

書



博士同郡顧贍為散騎侍郎贍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  
徵會贍與贍登嶺尋歡共飲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宜  
國安而踈士季似而非公深誤而是揔而言之其失則同  
此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  
辰之意斷南北羣迷暗爭生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  
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  
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  
嘗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  
廣之學與深矣郡錢唐人也善言初歡以佛道一家教  
異於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

遺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  
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  
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  
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  
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  
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  
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  
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  
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  
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措紳諸華之容前



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齋折俛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  
肅棺殯擲葬中一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  
善之教毀貌身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  
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  
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  
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  
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  
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  
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  
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志歸九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

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耳若以道邪道  
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版沙門守株道  
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  
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濟此之本也尋聖道  
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垣仙化各是一  
術佛號正直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  
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  
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  
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加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一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經之說洽以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遠為度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效方襄童謂人行而進趙王見周二環而止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

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必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涅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荅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誠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



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  
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  
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  
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  
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  
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  
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  
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  
之惣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

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少品品極則入

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死

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

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

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

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

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

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

境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

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



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  
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  
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亦觀既遣憶善日新三五  
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意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經  
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徧成聖雖十號  
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  
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  
辨是身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  
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天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臣  
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一論所謂逗極無二也

於虛無當無二於法也邪是一心宗之本一

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蓋緣何識本輕而崇

言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玉

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

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鷗適大海蜩鳩之

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

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

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

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

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末北



求敗魏人追急澗水不得過度心並言曰若得免死從今  
復殺生須申見兩楮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  
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度亦  
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  
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京齊吳郡錢唐人也祖暹劉毅衛軍參軍父  
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閉意笑宦頗涉文義  
黃老會稽孔顓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  
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九寧東山開舍焉  
建元中武陵王暉為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

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今  
講書傾資供待不栖躬自屣履為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  
謝淪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  
部尚書虞悺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顥表薦京產  
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負  
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齋疾不就  
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  
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  
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  
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



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  
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甘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  
窺都邑豫章王疑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  
道徽兄子摠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  
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  
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竿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  
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  
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  
章王疑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  
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遜掌禮又重栖以為學士掌昏氣

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皮骨自  
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能哭不食臨末每營  
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  
數升時何胤謝朓竝隲東山遺書敦壁誡以毀滅至祥禪  
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鄉風韻如此  
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  
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  
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  
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  
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僧巖茶齋  
孔編之

徐伯珍妻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郗郁

陶弘景釋名誌

諸葛璩

劉慧女

慧鏡 慧鏡子臺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子乃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泰

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

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

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

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玉

甘珍未嘗先食純薦好學括東

西晉為一書記錄志傳百

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葛



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  
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博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  
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  
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  
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誠永明六年  
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石口時號為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一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苞黃葛巾竹塵尾蔬食二十  
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  
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

始安王遙光及江拓徐孝嗣共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

士多到門為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

一人而已

苞嘗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出

欲舉苞為大書持衣而去忽為沙門逼逼山谷常以

苞為一徒以照

久之尸至夜而二時人以

河抗不與俗人文李揚謂

包而不自白至如蔡休明

宋時與



伯珍字文楚東陽太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  
山好自處江郡守去官隱居  
伯珍以為太中之夫卒

伯珍字文楚東陽太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  
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共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  
之與類之之反言還祛山立精舍講授伯珍性從學積  
十年不仕遊學者多依之大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  
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  
郡領徵擢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  
侍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書伯珍

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  
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  
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  
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月一生皆連理門前生  
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  
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已為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  
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呼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  
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為臨川王映  
所賞異著禮摺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中大夫父  
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宥散  
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  
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  
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  
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  
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  
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  
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  
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

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  
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  
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  
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  
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  
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  
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勅來候之  
麟士未嘗荅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  
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  
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



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魚叔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

火下緝書復成二三千卷蒲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之寶

所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詁易經

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

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

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

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複製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末卷

衫先着禪子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

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

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旒成服後即



作家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  
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  
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壽素  
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  
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  
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  
王曼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甚輒竊玉環  
至不覺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志  
性貞潔一以孝兒游戲恒以空池築山為樂年十二

歲而見其父彥之立之曰三

夫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過

之容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外一室

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年十六父疾不語

繡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曼貴顯屢至其所妻

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

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曼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

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業家貧無

以舉僮妾竊隣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

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



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適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歛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為相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昭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適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亦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之由已何關人世泥僕非往賢之類

邪初謝胡及伏願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請

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旨同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

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性至性真通必當自到果心

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

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

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

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

龜芒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

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

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無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



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  
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  
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  
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  
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  
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著忠臣  
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  
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  
用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  
以異夫驥駟初建武末青溪宮  
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  
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  
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  
矣武帝禁畜識緯孝緒  
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  
重淮南祕要適為更生

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  
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  
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  
鄱陽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  
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  
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  
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  
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  
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  
不應為王侯姻戚邂逅  
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  
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  
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  
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  
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眾並異  
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  
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  
香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  
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梁簡文在東宮隆恩厚贈



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  
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  
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  
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齊康公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  
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也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  
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之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  
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終而未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  
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  
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以示武帝敬信殊篤焉帝嘗

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

術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  
羅繡桂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  
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  
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  
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  
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今周捨爲鄧文傳具  
亭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  
令初見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



媛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  
恒以荻爲筆畫腹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  
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至  
以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  
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  
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  
深取善琴慕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  
余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  
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  
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所在月給伏苓五斤

白石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鄉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  
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  
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圍一百  
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編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  
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口  
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夏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  
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好  
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



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景為人負通謙謹出處實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  
舛有亦隨覺末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為善  
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  
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  
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弄  
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弄推知漢熹  
二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寧以乙亥冬至加時  
二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

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  
儒咸所不怙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  
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  
是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太  
字及梁武昌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  
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遂人  
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  
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  
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  
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慶



歲而加朱點實天清三年也帝  
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  
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  
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  
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  
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  
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  
十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  
為勝力菩薩乃請鄒縣阿育王塔自誓

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世 葛巾進見與

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

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無疾

剋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

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氣蓋滿山遺令既後

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

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鈿佩符絡之

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

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  
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測  
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言  
入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少競談玄理。  
景在昭陽殿。初弘景母憂。善無尾。以  
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  
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  
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  
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第之祖  
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祖中見之。  
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六。種。書。注。

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前。乃鐫屬挂杖。負之  
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  
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噉。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  
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  
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  
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  
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  
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  
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  
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左索繩。



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未明中住東  
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寒裳走  
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闈人徐龍  
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馬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  
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  
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讖記。所謂  
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繡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  
將死。忽移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二菩薩當去。旬日無  
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  
至亡。敕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  
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  
擷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  
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  
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  
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  
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  
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  
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  
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其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

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奉 設不食飲者累日

一 入葬每哭輒嘔血服闕因毀成 曾有詔士姓各舉

一 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 帝用為海鹽令曇淨

一 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 伯參軍父亡後事母

一 甚營滄粥不以委人母疾衣 不解帶及母亡水漿

一 不入口者 旬母喪權瘞藥王寺 吐天寒曇淨身衣單

一 衣 志 然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 感行路未替而卒

一 曇淨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 也祖悅之太學博

一 學 不半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 時童孺哀慕盡地

一 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 義然謙敬不以



一 人祖母患癰疽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屢蒙不  
二 亦更獨居如對眉愛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  
三 高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去母問其具  
四 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  
五 以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隣盜其筍者元琰因  
六 以皮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  
七 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為揚州謂徐  
八 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  
九 不果時人以為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  
十 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堪州刺史臨川王宏辟  
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興人也幼聰敏警篤學經史百家無  
緯候書射棊弄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  
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  
簣坐於池上有為火來者去唯恐拍  
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  
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  
被執為盜見劾之款詵詵矜之乃以書  
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  
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  
詵為平







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  
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  
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  
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  
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  
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  
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  
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  
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鄆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

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  
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  
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徃從之荆峽學徒  
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  
餘乃還山王親袒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  
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  
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  
為歛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  
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



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傳  
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  
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  
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  
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  
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  
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  
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穴爲桎梏愛山林者  
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無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一之雋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  
息一天一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  
終焉之心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  
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  
州刺史欽其高一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  
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  
其榮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  
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  
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鷄一雙巢其  
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不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



下必撰道覺論行於世

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  
主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  
登與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壺雖復崇  
八覽萬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粲粲林澤故知松山挂渚  
非以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六



